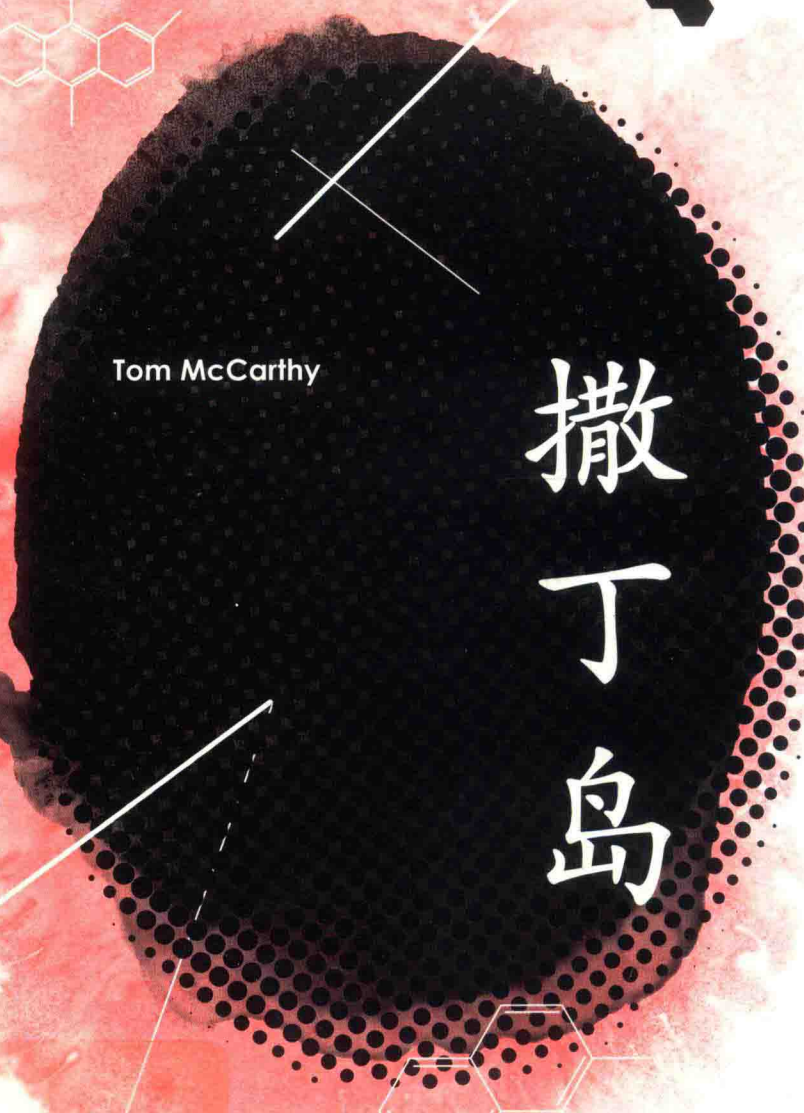




Tom McCarthy

撒丁岛

【英】汤姆·麦卡锡 / 著
陈以侃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om McCarthy

撒丁岛

【英】汤姆·麦卡锡 / 著
陈以侃 / 译

Satin
Island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撒丁岛 / (英) 麦卡锡 (Tom McCarthy) 著; 陈以侃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Satin Island

ISBN 978-7-5327-7431-9

I. ①撒… II. ①麦… ②陈… III. ①中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9862 号

Tom McCarthy

Satin Island

Copyright: © 2015 by Tom McCarth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7-1149 号

撒丁岛

[英] 汤姆·麦卡锡 / 著 陈以侃 / 译

责任编辑 / 杨懿晶 装帧设计 / 吉洋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08,000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978-7-5327-7431-9/I · 4528

定价: 4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外面，如同空间发出的一声呼喊，旅人听出哨声的苦。“大概，”他正说服自己，“我们正在通过一条隧道——这个时代——最后一条长隧道，它在城市底下蜿蜒而过，通往一个无所不能的火车站，那是一座未被玷污的中心宫殿，如同一个王冠。”

—— 马拉美¹

-
1. 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散文家, 其代表作为《牧神的午后》。

1

1.1 那块著名的裹尸布就在都灵；就是那块看得出受难之后耶稣圣体的布：他仰面躺着，两手相叠放在下体之上，双目紧闭，头上戴着荆棘王冠。在亚麻布上用肉眼是分辨不出这个形象的。十九世纪末，一个业余摄影师拍了张照片，这才第一次在底片上发现了那个人形：虽然黯淡得快要隐去，但还是确凿无疑。只在负像中显现：负负得正，这样算起来的话裹尸布本身就算是负的了。几十年之后用放射性碳检测，发现这块布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十三世纪中期；但信徒并不为此感到困扰。这样的事情从来都不是困扰。人们需要神话作傍依，需要公元〇年的一些痕迹，一个固定住整个脚手架的螺栓，而脚手架则支撑着整个建筑：这个建筑是现实，是时间，里面是记忆的房间，遗忘的地窖，隔开时代的墙，推着我们向前的走廊——不管前面是末日还是别的什么要降临。我们目之所及，都像是笼着一块什么布，都像是隔着一层纱，或是屏幕上盖了层马赛克。当那些无形的等离子渐渐有了形状和清晰度，如同在浑浊的水中朝我们靠近的鱼，或是暗房有毒的药水里隐约显现的图形，当它们汇聚成一个依稀可辨的模样，纵然所要传递的讯息依旧隐晦，我们可以喊出：它出现了，那正在骚动

的、隐约的形象，即使它实际上并没有出现，所能看到的也不过是墨迹而已。

1.2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就被困在了都灵。不是在都灵城里，而是在机场：都灵—卡塞勒机场。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处境——当时没有一个航班可以起飞。“等候通知”这几个字不断复制，有时是英语，有时是意大利语，在屏幕上砌成一栏又一栏。造成延误的是一架失控的飞机，可能是私家飞机之类的，似乎是循着某条特殊的航线在英格兰南部和英吉利海峡上方盘旋，对任何指示都置之不理。所以那片空域其他飞机都不得进入，而这个局面所造成的一系列换机、转票和改道，又往整个欧洲散布开一片“延误阴云”。于是我就和周围的人一样，坐在那里，在笔记本上检索着航班和机场的页面，希望能找到个什么解释——等我把所有页面都查看完毕之后，又浏览起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在巷议琐闻的回廊间兜兜转转，随意消磨着时间。

1.3 我就是在那时读了不少关于裹尸布的介绍。读够了之后我又开始研习“枢纽”。都灵—卡塞勒就是一个枢纽机场。机场的网站上有一个解释什么是枢纽机场的页面：它们最主要的功能是作为换乘点，自己一般不是目的地。网页上有张示意图，是个没有圈的轮子，长短短短的辐条都通向中心，所以这个轮盘上任意两点即使没有直接联系也能到达。因为全是往外扎出的尖刺，它看起来很像耶稣的王冠。一个链接把我送到了某个外部网站，向我解释了“枢纽”——也即是轮毂模型——在船运和计算机的分散式计算等

多种领域都有应用。没过一会儿，我又学起了凸缘、飞轮和自行车构造中的轴承。这时候我点击了自由枢纽¹。它把键槽——也就是与旋转的元素相咬合的形状——和棘轮机制都设计在车轴之中（在之前“非自由枢纽”的技术中，棘轮是在车轴之外的），而正是因为飞轮的短暂分离才让溜车时不用跟着踩脚踏板。

1.4 耳中似有若无地听着重复播放的录音讯息和报时，一台闲置老虎机的音乐，其他乘客聊天的片段，还有机场几处浓缩咖啡吧蒸汽喷管时不时发出的起伏的嘶嘶声，有一段与这背景音颇不协调的回忆浮现出来：我还小的时候骑着我的第二辆自行车溜下山坡。这不是一个具体的记忆，不是在怎样的一天我怎样地骑下了山，它更宽泛一些，可能两三年内数百次的下山之旅都融合到了一起。我之前的第一辆自行车有个脚刹，就是靠往后踩脚踏板激活的，而这辆装了手刹，往后踩踏板就是空转。我记得当时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迹。朝前方行进的时候，脚下的曲轴居然能朝相反方向旋转，这不仅颠覆了我当时才刚建起的对运动的认知，也颠覆了我对时间的懵懂的领悟——似乎时间之中也交织着一股逆流，一直深入它的内核。每次我反向蹬着踏板向山下冲去，欣喜若狂之余，又会感到晕眩——带着一点点想要呕吐的恶心感。那种感觉当然说不上有多美妙。想起那种玩法——在这熙熙攘攘的机场里，在我的头脑和胸腹中——引发的古怪感受和当时一样，别扭、错位。

1. Freehub，日本禧玛诺公司注册的商标，是自行车花鼓中的一种。

1.5 在我和我的屏幕周围，是更多的屏幕：笔记本、手机、电视。电视上字幕滚动，其中就提到了这次延误。字幕后面是新闻画面。一个屏幕上放着足球赛的集锦。另一个放着中东某个集市上卡车爆炸后的场面——歇斯底里、满身血污的人尖叫着跑来跑去，这类报道中总是这样的。其中一个男人朝着摄影机跑过来，眼睛正对着镜头，他身上的T恤图案是躺在狗屋烟囱上的史努比，空中飘着一个词：**完美**。然后镜头转向了某处石油泄漏的新闻，事情发生在当天早上或者前一天夜里：空中俯拍到近海那个出事的钻井平台，它周围一朵硕大的黑水之花正在盛开；从空中和陆上都拍到白色羽毛的海鸟，在原始的、无瑕的海滩上无所事事，浑然不知黑色的浪涛正朝它们逼近；而水下的机器人拍到了罪魁祸首，一条损坏的油管正把它运送的液体源源不断地喷涌进大海。

1.6 我的电话响了一下，在夹克里振动起来。我把它拿了出来，是一条短消息。佩曼发来的。佩曼是我老板。短消息说：我们赢了。其他什么也没说。两个小男孩从我身边跑过去，其中一个摔倒了；他的兄弟猛地停下，退了几步，笨手笨脚地把他拉起来；两人又一起跑开了。我又抬头看着那个放着球赛的电视屏幕。刚才看到的进球正在慢镜头回放。那个球的轨迹，它越过防守球员，又绕过守门员双手的弧线，球上六边形和五角星图案的回旋，还有入网之时本来工整的方块突然爆发出的涟漪——这一串画面和佩曼发给我的消息配合了起来：我们赢了。我看了眼屏幕上角的比分，想知道比赛的是哪两支球队。巴塞罗那对拜仁慕尼黑。我回了一条：谁赢了什么？公司赢得了工程合同，半分钟之后他回复。

这条我明白。公司就是我们的公司，佩曼的公司，也就是雇用了我的公司。工程是那个 Koob-Sassen 工程；我们为了那份合同已经努力了很久。挺好，我回复。这次的回复来得更快一些：挺好？就这样？我琢磨了几秒钟，又回了一条：非常好。正发出的时候他的下一条又来了：你还是困在路上？我表示这个猜测是正确的。我也是，佩曼最后告知我；在维也纳。明天上午来找我一下。然后塔皮奥发来一条消息。塔皮奥是佩曼的心腹。公司拿下了 KSP 合同，那条消息说。紧跟着又接连收到两条消息，是另外两个同事，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在我看到这两条消息之后，那场偶然看到的足球比赛似乎余波犹在；就好像那个兴奋地朝看台怒吼的拜仁前锋，他的喜悦不只是为了他的球队和球迷，也是为了我们；甚至那个穿着史努比 T 恤的男人，当他尖叫着冲向镜头的时候，他也在庆祝那个消息：他在为我们庆祝，虽然他背后是被摧毁的集市，和那些意料之中的烂铁和鲜血。

1.7 这时我的笔记本响了起来：有人想跟我视频通话。呼叫者的身份框里显示着：圣女贞德。这名号我知道：她是一位名叫麦迪逊的女士，我两个月前在布达佩斯认识的。我点击了接受。听得见吗？麦迪逊的声音问道。我说听得见。把你的摄像头打开，那个声音指挥我道。我照做了。麦迪逊的脸也同时出现。她问我哪里。我告诉了她。她跟我说她也来过都灵—卡塞勒机场，2001 年的时候。你来做什么？我问她，但我的问题似乎半途丢失了；反正她没有回答。她反过来问我什么时候回伦敦。她的脸孔在我的屏幕上，像是从一块平静的水潭如小瀑布一般哗地流成下

一块平静的水潭。我不知道，我说。我跟她聊天的时候打开了新闻页面。空域封锁只放在页面中间，和集市的卡车爆炸差不多在相同的位置，字体的大小也差不多。漏油的标题在它们上方，字体也稍微大些，还配了一连串照片，上面能看到拖船、满身是油的人在费力地操作缆扣和绞车、远处外缘变黑了的小岛、巨大的石油之花，等等。照片替换时编辑没有使用更突然的变化，而选择了一种“淡入淡出”的效果。前者有时会让人想起过去那种旋转式幻灯放映机。我只是觉得从美学上讲，这种效果更合适。

1.8 又是刚才的那两个男孩从我身边跑过。那个岁数更小一些的又滑倒了，一定是这排椅子周围的地板角度有问题——外加最近打了蜡。他的哥哥（这人应该就是他哥哥）再次把他扶起来，两人又跑开了。麦迪逊又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她说她需要人种学关怀。怎么关怀？我问道，把她的窗口移到了新闻页面的上方。她正开始说，我缺少——但这时声音突然没了。她的脸也在说到一半时被定格。嘴歪着，像是中风之后肌肉失控，马上会有口水淌下来；眼睛也翻了起来，瞳孔有一半藏到了眼睑里。她面前有个小圈在转动，示意正在缓冲。我的屏幕这样保持了很久，我只是盯着它看，等缓冲结束。但它没有：最后却是**通话结束**这四个字跳出来，脸和小圈都不见了。

1.9 我抬头，朝大厅里扫了几眼。那些不像我一样在手机、笔记本上仔细点击、拖动的人，正鉴赏着周围堆积起来的奢侈品。其中更值钱的都放在擦亮了的玻璃背后，而玻璃则会照出休息室

里的其他表面，于是集市爆炸的后果重现在披巾的图案中，而石油则一遍遍流淌在手表的表盘上。这些不同元素的重叠，以及它们所造成的拼贴效果，始终都看得到——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它们混合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奢侈品和它们的陈列盒没有变，这不用说——但一点一点地，足球集锦和卡车爆炸慢慢消失了，这些视频变短，频率也降低了；反而是原油泄漏在屏幕上获取的时间越来越久。显然是出了大事。到了午夜，之前在新闻页面上看到过的那些满身是油的人也出现在机场的屏幕上——但现在他们动了起来，设置漂浮栏障，试图阻挡、围拢由海水运送的石油，但看起来收效甚微，黑水分岔、转向，继续散播开去。这些人就像是骑着拖船的灰心丧气的牛仔，他们的黑色牲畜凭借质量和体积，已经叛乱，惊逃，不可控制。另外一些影像中只有饱含石油的海水，黑暗、滞重。它似乎在运动，似乎在喷涌、涨落，比寻常水的速度既快，也慢。那个进球已经退到只剩视线边缘体育吧台的一个电视机上，而那些黑水的镜头就似乎跟进球一样，是用一个高端的动态捕捉摄影器材拍摄的，每一帧、每一时刻都被放大、清晰化，把它从本来的流转中抽取出来，又同时把它放入这些影像中。我觉得这些运动让人着迷，一连几小时地盯着看，脑袋也跟着它们从一个屏幕转移到下一个屏幕。

1.10 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男人注意到我看着这些画面出了神，终于试着要引我聊天。他朝屏幕的方向厌烦地撇了撇嘴，宣称这是一场悲剧。自然，这就是他用的词——悲剧，就像电视上的评论员。我仔细打量了一下他的穿戴。西装还穿着，但领带已经解

下了，叠好，放在他身边一个带轮子的随身包上。他和我说话用的都是英语，但口音是“欧元区”口音：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荷兰人、德国人，而是所有这些国家口音的混合物，上面还敷了一层冒牌的学院派商科美语。我一开始没有回应他；过了一会儿，我开口说道：悲剧（tragedy）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的一个传统，他们当时为了抵偿一个城市里犯下的罪孽，会把一只绵羊赶出城外。希腊语把公羊叫 tragos，这种仪式里通常用的是黑羊。他把头转回去对着屏幕，和我一起看了一会儿，就好像我们共同在做的这件事成了我们对话，甚至友谊的一部分。但我能觉察出来他有些不快，因为我的回答并不符合他的预期。几分钟之后，他站起来，抓住挂领带的把手，拖着行李走了。

1.11 而我还是坐在那里，一遍遍看着瘫痪的钻井平台开始倾斜，管道的裂口处不断喷涌，鸟儿东游西晃，石油之花展开了花瓣，黑色的水扩散、涨落。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一连好几个小时没有干别的事情，机场中的屏幕正巧没有这些画面的时候，我就在自己的两块屏幕上换着继续看。我看得全神贯注，直到很久之后，快到凌晨，空域解除封锁，广播里喊出了我的航班。但即使如此，我依然没有将那些画面抛下。飞机终于升空之后，我头贴着窗户睡着了，做了一个画质斑驳粗糙的梦，梦里机翼灯光照亮的云层中，那些石油又出现了：它似乎被云层吸收，潜伏于其中，让云朵膨胀；又似乎点点滴滴从云中渗出，悬在云层凸起的地方，逗留在褶皱和凹陷中，如同无数黑色的天使。

2

2.1 我吗？你可以叫我 U。在这里写到 Koob-Sassen 工程，不管是做一番解释，还是给一个概况，或是别的什么，并非我的本意。当然有法律上的缘故：抽屉里那些合同上可是有条款的。而那些抽屉在我脑海中（这和我对整个工程的感受大概是相关的，总之这种感受和抽屉的材质越来越像）用的是某种光滑的后金属材料，比如说复合树脂，或者凯夫拉尔合成纤维，虽然它实际上可能只是用铝、木料或者中密度纤维板做的。合同中有保密协定，保护商业层面、政府层面，甚至更高层面的机密，禁止任何形式的泄漏和公开。而且不管怎么样，就算没有这些条款，你真的想知道吗？在我看来，依照寻常的标准，这个话题还挺无聊的。但也不要误会：这个工程非常重要。它会对你产生直接的影响；事实上，很可能你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它都会以某种方式触碰、深入、改变；虽然你自己可能并不会意识到。倒不是说它的影响会多隐秘，像这样的事情是不需要偷偷摸摸的。人们不会注意到是因为它无聊，而且复杂。Koob-Sassen 牵涉到很多接棒、交叉和互换——从企业到个人，从国际到地方，从化工到数字，从开放到限制，从硬件到软件，还有些其他说不上来的方面。

这个工程由很多其他的工程构成，同时也连接到其他很多的工程中去——所以要说出它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几乎是不可能的，也难以确指它的“内容”、体量和外缘到底是怎样的。即使如你所愿，我有本事将聚光灯（但最多也只能照出些轶闻来）指向 Koob-Sassen 早期的几个特定时刻，停留在公司运作与我微不足道的小活动交汇的某些篇章和片段上，但这样能显示出全局吗？我深表怀疑。

2.2 我是做什么的？我是个人类学家。亲属关系的结构，易货贸易、礼物交换等交易系统；潜伏在习惯和乏味背后的象征性运作：找到它们，把它们挖掘出来，把它们活蹦乱跳、挣扎求生的样子举到阳光下——我就靠这些养活自己。当这些事件（事件！如果你喜欢的是这类东西，那你就不用往下读了）发生时，我不会被派往遥远的雨林、干草原或冻原，去研究那里的采猎者和萨满，而是突然发现自己被派往去做某一门生意。而且派遣我的庄严号令不是由皇家人类学协会或者国立大学发出的，而正是我即将要调查的那个企业：我是一家咨询机构派往企业内部的人种志研究者。公司（我就这样称呼它好了）帮助其他公司将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放到更大的语境中去，做出更精确细腻的表达。公司帮助城市建立或重新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替地区细化、架构复兴计划，指导政府如何叙述它们的政策——不仅仅是对媒体、对民众，或许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自己。就像佩曼喜欢说的，我们做的生意叫“叙事”。

2.3 那时候，你走进公司在伦敦中心的办公地，经过时常更换却永远迷人的前台员工，一部电梯会载你上楼，上面有好几层的会议室、影音套间、工作室。这些房间都用从屋顶到地面的玻璃分隔，上面印着小写英文标识，用的都是公司自己特别的字体。这些办公隔间都彼此相连，所以一眼望去，都是草图、表格和其他数据形态，除了仰面躺在带弧度的桌面上、钉在墙上、画在白板上，有时干脆画在玻璃上（这似乎让这些数据更珍贵，甚至更脆弱），它们好像在用一种华丽而晦涩的语言交谈，整个场面让人觉得（这自然也是精心设计的）此处不仅是个办公的地方，还是一个玄奥之域，是个能吸纳多重世界的炼金之炉。而这载你上楼的同一部电梯，却把我往下送到了个玻璃难觅、全是砖石和灰浆的地下室。我就在这里办公。

2.4 通风换气系统。这个话题本身就够写一本书。它不但深邃，里面还有隆隆的回声。处理空气的设备就放在地下室我办公的地方——它是一堆灰色的盒子，合在一起像是成了头机械大象，铁皮的空气输出管还向前方扬起如同大象的鼻子。盒子们的内部是盘管、风箱、调节风门、过滤器和其他部件，永恒的嗡鸣声弥漫在整个楼层中，这种声音高低还会发生变化，可能是绕过拐角、在墙上反弹，或是浸润地毯又被挤出的缘故。输出管穿出地下室之前不断分岔，连接着扩散器、隔栅、节气门把空气送到楼上去，而空气回收管又会把空气接回来，穿过中央充气增压室，一直接到大象的直肠，把空气再过滤、再加湿，重新百转千回之后，又可以被象鼻送到楼上去。有时候楼上的人正巧站在回风口，要是

说话大声，会传到我的办公室，就像船长用通话管往发动机房发出指令——虽然这些命令的内容已经丢失在途中，成了一团呓语。噪声之中还有一些更模糊的噪音——或许不是噪音，但至少也有它们的规律，有波峰和波谷，有重复的频率，有节奏和尾音。有时候这种规律甚至会形成画面，就像十八世纪他们将盐粒洒在克拉德尼¹的盘子上，用不同的声波刺激它，出现的那些精妙的图形曾让那时的科学家如此着迷——它们不但对称地构成几何形状，而且整体如此完美，似乎透漏了贯穿宇宙的某种结构，埋伏在自然的表面之下，直到此刻才显现出来；而我在这地下室里，有时看着杯中早已凉透的咖啡，或者凑近了欣赏脏桌子上灰尘蹦跳时似乎排练好的舞蹈，或者只是盯着眼睑垂下后的内壁，我觉得我看到了方案、公式、解答——不仅我手头上的困境迎刃而解，而且所有的一切，这乱七八糟的人世，都明晰起来——然后我猝然醒了过来，看它们在我眼前消失，就如同风中的盐。

2.5 从都灵回来之后，我补了几个小时的觉，冲了个澡，然后去了办公室。冬天要是放晴的话常有这样清冽的日子，空气凉而稀薄，阳光从中穿过，似乎比平时还更锐利一些；公司的外壳闪耀着蓝色和银色的光芒，就如同有电流在表面纵横淌过。进了大楼，整个公司也好似充了电一般：大家都步履轻捷，一举一动都很有干劲。当然了，兴奋之情都是因为公司拿下了工程的合同。在大厅里，在电梯中，在走廊上，都听得到 Koob-Sassen 这个名

1. Ernst Chladni (1756—1827)，德国物理学家、音乐家。1787年发表的这个实验是用小提琴的琴弦在铁片边缘滑动，观察上面沙粒形成的图形，得出固体表面振动的一些规律，他也因此被称为“声学之父”。